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上山文化: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实证

李新伟



数万年前,有共同基因的现代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距今1万年前后,只有少部分人群以突出的创新性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中国的上山文化先民,正名列其中。

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印度为印度河,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摇篮,辽阔而多元。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多元的环境,自然养育多元的人群,多元的文化。自农业起源时期开始,便呈现出多元竞相创新发展的特性。北方先民培育出世界最早的粟和黍;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先民,驯化出世界最早的栽培水稻。

距今约2万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先民烧制出世界最早的陶器,开始大量采集野生水稻为食,揭开长江流域及邻近区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序幕。距今万年前后,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则真正迈出农业革命的脚步。

最坚实的证据来自炭化稻谷颗粒。可能是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这些稻谷被烧烤碳化,虽然残缺,但仍然保留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珍贵信息。稻壳末端的小凸起,叫作小穗轴,功能是连接稻壳和稻穗的主干。野生稻的小穗轴并不发达,稻谷成熟后,小穗轴难以承重,自然折断,稻谷落地,等待来年再次发芽生长。脆弱的小穗轴本是自然界精巧的设计,保证了野生稻的物种繁衍。人类在采集野生稻时,不会费力捡拾落在泥水中的脱落稻粒,而是掐取稻穗,食用因小穗轴比较坚固而尚保存在稻穗上的稻谷。因此,人类播下的稻种,都有坚固小穗轴基因,经过长期人工干预,种植水稻的小穗轴会越来越坚固,不会自然脱落,利于人类采集食用。

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水稻遗存,包括炭化的稻米、稻壳、小穗轴等不同部位,样品总量多达5万余个。小穗轴表现出明显的驯化特征,表明距今1万年前后,稻作农业已经开始,种植的水稻已经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对更底部文化层土样的分析中,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后续研究,可能会将中国农业起源的时间上溯到更早的时期。目前,稻作农业养活了世界60%的人口,是中华文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农业革命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到改造自然、驯化动植物、主动生产食物的时代转变,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直接引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对耕地的依靠,使得定居成为农业人群必然采取的居住方式。狩猎采集时期,自然界的山林河湖、野生动物和植物,都是整个社群共享的资源。定居的农业村落出现后,耕地和出产的谷物更容易转化为开垦者和耕作者的私有财产。比起狩猎和采集,农作物的收获更可预期,多一份人力、多一滴汗水,就可以多一份收成;农作物也更利于长期存储,在自然食物资源短缺时,提供生存保证。农业的这些特性,都利于私有财富的积累,也更容易造成贫富的分化。更稳定的食物来源,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社群规模的扩大,最终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桥头遗址就是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出现的定居村落的典型代表。村落面积达2万平方米,周围有悉心规划的壕沟环绕,沟内长期居住的干栏式建筑的柱洞,长期贮藏食物的窖穴,长期生活留下的陶器、石器和动植物遗存,还有安葬逝者的墓葬,反映出丰富的定居生活内容。

安定从容的生活,自然会造成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上山文化的陶器就呈现出令人惊异的优雅。当时陶器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陶坯褐色的泥胎,会被浸入白色泥浆中,轻轻取出,器身已经变得洁白。泥浆是用含硅和铝的黏土制成,这样的黏土正是后来制作瓷器的原料,被称作“化妆土”。洁白的坯体,会被再次浸入红色泥浆中,染作热烈的红色,

烧成之后,形成独特的“上山红”。陶器种类已经相当丰富,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壶、罐和圈足器等。圈足器的圈足上多有镂空,并非为了实用,只是追求美观。高颈瓶优雅的颈部和比例匀称的腹部,与唐宋时期最高水平的瓷器相比也毫不逊色。

上山先民更以白彩在红衣陶器上点点划划,绘出各样图像和符号。这是中国最早的彩陶,透露出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信息。一件陶罐颈部四面,各有一个神奇纹样,纹样有两种,对称位置的纹样相同。细观第一种纹样,下为三条断开的短线,中有一连续短线,其上又有两条断开短线。下面三断,正与八卦中的坤卦相同,上面的一连两段,正与震卦相同,下坤上震,合为六十四卦中的“豫”卦。第二种纹样,由六个短折线组成,上面两个折线中间,夹了一条长弧线。如果不考虑这条含义不明的长弧线,也似包含六爻的卦象。折线与断线含义相同,六爻均为断线,是坤卦的卦象。我们当然还难以据此说,9000年前,《周易》深奥的义理和全部卦象已经形成。但这样的相似,难以用巧合来解释。我们至少可以推测,易经式的思维方式,在那遥远的时代已经萌生。其他典型装饰,还有成组的圆点、“太阳”纹、对顶三角纹等,同样并非写实或增加“美感”,而更像以抽象之点画传达玄妙的义理。其真意尚难破解,但比写实的图像更加耐人寻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具

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上山文化,正是我们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创新性,也是长江流域连续性文明起源进程的重要起点。

上山文化奠定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方式影响深远。考古学家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诗意地描述为“登上了一座山,跨过一道桥,经过一处渡口,就来到山环水绕的美丽洲”。距今8000年前后,跨湖桥文化在宁绍平原兴起,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距今7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的形成,标志着稻作农业的成熟。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即有数万平方米,一直延续使用到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与基本靠天吃饭的粟黍农业不同,大规模稻作农业对农田水利设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也更有利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良渚文化的兴起,就是以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为标志的。良渚古城周围的水利设施工程浩大,体系复杂,可以有效阻挡百年一遇的洪水,调节超过100平方千米的河流水系流量,灌溉稻田,并形成高效的运输网。良渚古城核心区发现相当于近20万公斤水稻的炭化稻谷遗存。正是有了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良渚先民才成功构建了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级别政治组织,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有力实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其文化遗存本体保护、价值阐释、成果展示和利用都大有可为。随着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关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建设,更有创意的宣传展示策略的实施,相信上山文化会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文化品牌,为浙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深远的文化根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国际留言板



埃及亚历山大皇家珠宝博物馆馆长
萨法·法鲁克·拉贾布

上山遗址是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原始的炭化稻米,代表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高超技艺的中国彩陶,这些都深深吸引和震撼了我。2023年12月,“万年上山:稻作之源·启明之光”上山文化考古特展走进我们亚历山大市,来自上山遗址的“一粒米”香飘万里,让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农耕文明擦出了相互欣赏、充满“爱”的火花。透过这一粒稻米,仿佛能看见万年前上山人辛勤劳作的场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
Nattha Chuenwattana

上山遗址对于了解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历史至关重要,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上山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一窥人与稻作互动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遗址是考古学上已知最早的水稻种植的证据,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有参考价值。

2016年,我有幸参加了在上山遗址博物馆举办的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对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展品设置、挖掘和文物印象深刻。博物馆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展示了上山考古研究的历程,探索了古代人类文化和水稻开发的历史,并提醒我们要保护和珍惜这一遗产,确保后代理解上山文化的深远意义。向那些致力于揭开上山故事的人致敬!



韩国大信水晶公司总经理李钟奎

在韩国,我们习惯大米饭配着小菜一起吃。而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米饭,就要先种水稻。在浦江上山遗址发掘出万年前的稻米,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原来一万年上山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当然每一粒稻米都离不开劳动者辛勤的付出,看似一碗简单的米饭,背后却历经风霜,米饭从田间到餐桌,需要经历从种植、收割再到加工等一系列的环节,这些证据在上山遗址中竟然保存得如此完整。

更让人惊叹的是,上山人凭借劳动和智慧开创出属于人类文明的曙光,他们会利用石器收割稻谷、建造房屋,为人类繁衍创造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住所,从此摆脱穴居的生存模式,来到旷野上一起聚集生活,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革命”。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苏佳尼亚

之前在不同场合见过上山文化的陶片,但当我去浦江参观上山文化遗址后,感觉完全不同了。从良渚到河姆渡,从跨湖桥到上山,浙江早期人类活动足迹以千年为单位逐步向前展开。在这里,万年之前和万年之后的人产生了交叠。上山文化在考古学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将浙江的文化史推至万年之前,是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除了稻作农业,上山文化还以其精美的陶器和独特的墓葬形式等文化特点,展现了古代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上山遗址的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和特色的窗口。

我来讲故事

让上山更好地走向世界

盛丹平

作为一名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我和“上山文化”有着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从上山文化的命名到上山遗址的综合保护与利用,我深深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

在浦江博物馆工作的13年时间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11月底收到省文物局发来的一个传真。上面是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文物局当日报送的《浙江文物要情》上对《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一文作出的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2006年11月5日到7日,我们刚刚在浦江召开了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个研讨会上,“上山文化”被正式命名,不承想这么快就得到了省委书记的关注。收到批示后,省有关部门迅速召开相关会议并展开调研,强调要保护好利用好上山文化这张金名片。上山文化的研究、发掘也由此进入了“快车道”。此后短短几个月,占地500平方米的上山文化陈列馆就迅速建成、开馆。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则历时3年系统整理完成。

2007年,我们启动了《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邀请了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来做规划。历经2年多时间,设计方案于2010年1月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当年年底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自此,“万年上山”的宣传、保护、研究、开发和利用,不仅有了更好的依据,浦江上游这座名叫“上山”的小土丘,也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总体规划修编过



程中,每当遇到遗址保护和地方发展之间的矛盾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浦江多山地丘陵,可用于耕种的平原地带稀缺,但浦江还是拿出1300亩“好地”用于上山遗址的保护和发掘,殊为难得。归根结底,这些决定的作出,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视分不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上山遗址考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还曾给中央政治局讲过考古方面的“课”。听到这些故事,我心头总是涌动一股莫名的感动。从对良渚文明、河姆渡文化到上山文化的关注,我深深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上山文化是可以提升我国文化自信的又一重要文化遗产。回想起自己的工作生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就是有幸参与到上山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中去,这也算是为中华文明“鼓与呼”了一次。

【作者为浦江博物馆馆长】
【本报记者钱关键整理】

在郁郁稻香中感受乡土奇妙的联结

傅夏雨

在历史永恒的星空下,万年前的先民与万年后的我得以共同站立于脚下热土,无言或有文地讲述各自故事,闻郁郁稻香,品灿灿红陶。在大地的维度上,时间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这便是乡土奇妙的联结,也是我,一个浦江后裔对原始先民的“上山”情缘。

上山文化扬名已久。在我尚未知晓稻米与小麦区别的年月,便从大人的口中相传中熟悉了上山文化这个名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人生轨迹从乡村进入县城,每周通勤便会路过上山遗址。遗址空阔、安静而肃穆,偶有微风吹过特制的仿茅草屋顶,像是一位藏着故事的老者被风扬起的衣角;沙沙的声响,又如万年未曾远去的上山先民的私语,讨论着如今坐落在他们村落上奇怪的现代建筑。至于路旁矗立着的等比例放大的陶器雕塑,则常常因其酷似放大版拉面碗的造型而引起我的注意。

再后来,高三语文课堂上,老师分享了上山遗址讲解员及其自学成才的事迹,讲解员便是语文老师姐姐。借着这个契机,我真正走进了上山文化,深刻体悟了万年前的文化传奇。上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明,距今约一万年,它有完整的炭化稻米出土,其人工驯化的特征证实了上山万年稻作文化之源的地位;特制的仿茅草屋顶折射的是上山先民由穴居走入屋舍的历史,上山人作为先行者,引领了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历史进程;“拉面碗”其实是大口盆,内外皆着红陶衣,底小口宽,体量大,为夹炭胎,是上山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器物。



万年前,上山人出走旷野;而今,我也外出上学,探索人生的旷野。再回首,故乡似乎便有了别样意味。低眉凝视那一粒完整的炭化稻米,稻壳上细小的褶皱看得分明,共同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还有镰形器、石磨盘、石磨棒等,万年前上山人加工稻米的情景历历可见。本世纪初出生于农村的我,也曾体验过农忙,彼时大型收割机尚未普及,大人们如万年前一般,光着脚,弯着腰,一把把收割稻子。而铺满稻粒的晒谷场则是我的乐园。万年前的上山是否也有个女孩好奇地蹲在石磨边,看着族人用石磨棒分离稻米和稻壳呢?古物之所以动人,便在于其能联结古今,凝结光阴,慰人风尘。

作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实证,上山解释了炎帝子孙血脉中由万千年的农业传统生发的眷恋土地、亲近自然的天性。文明的传承,绝不仅仅是史书中泛黄的记忆,它扎根于历史传统,融合于血肉血脉,最终结晶为中华民族流光溢彩的集体记忆。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2022级本科生】

为脚下的这片土地自豪

楼中旭

我是桥头遗址所在地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年轻时,我是一名泥瓦匠,对考古也有了一点了解。

2006年,听说我们浙江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是距今九千到一万年的上山文化,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还专门对此作出批示,提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更让我惊喜的是,2012年,上山文化中、晚期的遗存桥头遗址被发现,从我家到桥头遗址地块只有200多米。

2012年年底以来,我有幸成了考古队的一名“雇工”。平日里,我为考古队做一些和考古相关的辅助工作,比如挖土、抽水等。看专家们今天挖出一个彩陶,明天挖出一个石斧,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奇形怪状。专家们告诉我,这可都是距今八九千年的器物。没想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这么心灵手巧,会做彩陶、会酿酒,能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为防止野兽的侵袭,他们还会在村落周围挖壕沟,非常聪明。

现在,考古队的“雇工”有9人,高峰期有13人。人员“进进出出”,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一直没换。这几年,我年纪大了,儿子三番五次劝我跟他到城里去“享享福”,但我还是喜欢留在村里,和考古队的人打交道。

目前,常住在我们村的考古专家有李佑生和他的夫人。到了暑假,一些大学生会来到村里,配合考古人员开展出土陶片的修复工作,多的时候有十几、二十人。不仅国内的专家学者,一些外国人也经常跑来我们村里搞研究。这几年,我爱人楼云仙经常负责给他们烧饭,我们和很多专家、大学生都成了好朋友。

专家们告诉我们,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发掘,他们已经找到了东亚最早的完整环境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最早酿酒工艺和全省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完整人骨架古墓葬等。桥头遗址还发现了大量上山文化时期的高比例驯化的稻作遗存。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世界稻作农业和人类文明起源具有很高的价值。

桥头遗址的发掘也推动了我们村的新农村建设。几年前,我们村有18户人家因为考古发掘而搬迁,目前他们的安置房已基本建好,不久就可以入住了。将来,如果考古“考”到我家附近,我也会毫不犹豫给予支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作为桥头村的一名村民,我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感到自豪。如果能为中华文明探源和村庄发展建设做一点贡献,我将义不容辞。

【作者为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村民】
【本报记者钱关键整理】

上山遗址先后开展5次考古发掘,搭建“上山文化研究中心”等4大核心保护研究合作平台,累计开展国内外科研合作100余次,出版研究著作20余部。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累计接待观众约180万人次,上山遗址相继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列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获得全省“文化标识”和示范级文旅融合IP等荣誉26项。

2021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暨“万年浙江与中华文明”学术座谈会,央视新闻客户端直播观看人数达430万。

2023年,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万年上山:稻作之源·启明之光”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埃及亚历山大举办,宣传报道浏览量达170万余次。

浙报制图:陈仰东